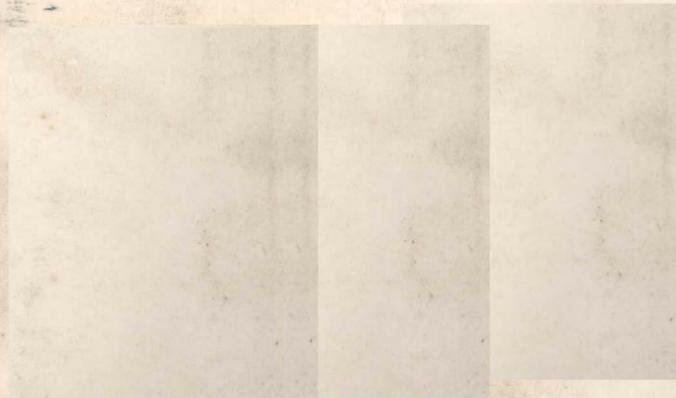


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乙种)

語絲

第一二一期至第一五六期

(影印本)



上海文艺出版社

语丝合订本第三册目录

凡例

(一) 本册目录以人为纲，下列篇目、人名排列以姓氏笔画为序。

(二) 篇目下所列括弧内的字数，上指语丝卷期，下指卷期页数。

KH

咏皇娘 (二三·一六)

穿红鞋的故事 (二三·二〇)

王森然

小蕙

钉匠歌 (三·五)

因为我没有娘了 (二三·一三)

祖父的歌 (五·五)

天行

秋歌 (一四·一三)

猫捕鼠喻 (二三·三)

大一

谈鬼(按：有目无文).....

简玉白 (一五·一三)

侨韩琐谈

大孚

一 崇祯后三庚子 (一三·一七)

别后 (一九·七)

清云巫舞 (一三·一四)

王文元

由纯谨到阴狂之后 (二三·一四)

广州的茶点

侨韩琐谈

(二三·一四)

祖父 (一四·一)

四 雅乐 (一三·一〇)

语丝合订本第三册目录

二

花落水流	(三八·一〇)	少仙	两封信	(五·一五)
遗憾	(三九·七)	石民	诗两首	(三·四)
侨韩琐谈		丘玉麟	最后的救助	(三五·四)
五 「杭——嵩」	(三九·三)	仍生	无题	(三六·一)
同情之归宿	(四〇·一〇)	「免用活牛」	等明年元宵过才回去吧	(三五·六)
理智建筑在感情上	(四一·四)		摔破近视眼镜	(四·七)
侨韩琐谈				
七 两朱子	(四一·三)			
八 华韩之间的爱恶	(四一·二)			
文明脑子万古 颠倒梦想梦之				
一二、一三	(四五·六——七)			
十四 多愁	(四五·六)			
侨韩琐谈				
九 大韩国碑	(四七·二)			
十 油纸扇青苔纸	(四八·八)			
变物的情歌	(五〇·一)			
撒帐歌	(五一·七)			
读巴黎通信	(五四·一〇)			
小品				

两首山歌	(三七·八)
何世玲	
关于曼殊大师的几句话	(四〇·一〇)
志 儒	
寂寞札记	(三九·六)
殊	
仲	
近来	(四九·二)
冰	
川	
关于京师大学的开学盛典	(五三·二〇)
萍	
少女日记的原序和小记	(三一·三)
无聊杂记	(三七·一五)
暮春	(三三·八)
暮春续	(三四·二)
「契诃夫随笔」抄	(三五·一)
言 善	
影	
同善社的心理学	(四九·一八)
周作人	
苦雨斋小书序	(三三·一)

两种歌谣集的序	(二三·一)	洛 卿	莲花落与洋扫地	(191·1)
佩 弦		病 火	是小说	(193·1)
唱新诗等	(一四·一)	追悼会	(190·4)	
林培 庐		徐玉 茂	教我如何睡去	(191·1)
潮州的摹歌	(一四·九)	徐祖 正	骆驼草	(191·1)
叔 辅				(191·1)
巴黎的神童与小脚	(一五·一三)			(191·1)
昭 民				(191·1)
小恒德的痛苦	(一六·五)			(191·1)
耶苏圣诞之夜	(一四·七)			(191·1)
柳无 忌				(191·1)
曼殊大师塔铭的一点考证 (按)				
有目无文)				
苏曼殊及其友人	(三·一)	感 想		
	(三·一)			
	(三·一)			
	(三·一)			
消 息	(190·10)			
芥川龙之介的死	(191·1)			
教育漫语	(191·1)			
后 圣				
介绍牛圣人	(二三·一)			

徐元度

第一天到巴黎 ([四八·三])

夜谈 ([五〇·三])

风闻

浪漫的与写实的 ([五五·一])

梁遇春

论麻雀及扑克 ([三一·一六])

醉中梦话 ([二八·四])

「还我头来」及其他 ([哭·八])

给一个失恋人的信一束 ([吾·五])

人死观 ([五·一])

梁延武

盛会 ([四一·九])

纹 遷 ([四七·一])

怎样听与这样信 ([四七·一])

陈光垚

简字举例 ([四〇·七])

几种较不常见的谜语 ([四一·五])

贺昌群

撤园荽 ([三一·一])

起明

支那通之不通 ([四五·一])

梅川

来信照登 ([五五·一])

许饮文

杨秋音(按:有目无文。)

「幻象的残象」前记(按:有目无文。)

「回家」三版后记(按:有目无文。)

鬼白(按:有目无文。)

在湖滨 ([五五·一〇])

梅 露

送面人儿 ([四八·一六])

曹聚仁

写给F的一封信 ([三四·一])

晶 清

寒夜 ([三一·一])

珠 珠

说病 (四) · (四)

评 梅

祭献之词 (三) · (五)

叶正亚

「新文化」上的广告 (三) · (五)

斯文生

整顿学风令汇编 (四) · (九)

论抓与咬 (四) · (八)

妙不可言 (四) · (九)

幼妇云雀录 (四) · (十)

农 人

乡谈 (四) · (三)

经 立

偶然想起了这时的家里 (三) · (三)

董秋芳

人的生命 (三) · (九)

杨异凡

地名谜汇录 (三) · (七)

地名谜补遗 (四) · (五)

闻国新

粤 歌 (三) · (四)

蔡德诚

纪念碑旁 (三) · (七)

刘 复

迁仙别纪八则 (三) · (六)

阴势及其他 (三) · (三)

孔德小丛书卷头语 (三) · (一)

八巴贝克与法寄咏 (三) · (二)

海外民歌序 (三) · (三)

裸裸民歌四首 (三) · (三)

裸裸人的创世纪 (三) · (二)

苏莱曼东游记 (三) · (三)

悼王静安先生 (三) · (三)

苏莱曼东游记 (三) · (二)

关于译诗的一点意见	(壳·1)	无题之二	(壳·4)
苏莱曼东游记	(壳·1)	说梦	(壳·1)
刘道玄		“William Shakespeare”的卷首	
应该伸出头来看看啦	(壳·10)	鲁	
刘肖愚		迅	
这一本语丝	(壳·9)	「小约翰」序	(壳·1)
废名		野草题辞	(壳·1)
胡子	(壳·11·11)	专门以外的工作	(壳·1)
无题之七	(壳·11)	文学者	(壳·1)
张先生与张太太	(壳·14)	一段记载	(壳·1)
石勒的杀人	(壳·15)	忘记了的日記	(壳·1)
无题之八	(壳·18·19)	浪子的笔记	(壳·1)
文学者	(壳·19)	沙滩上	(壳·1)
		杨柳	(壳·1)

潘梓年	
生生之道序言(按:有目无文).....	五
黎锦明	
写在「烈火」后面.....(三至一三)	六
李昭	
此游.....(一四至七)	七
燕燕	
寂寞.....(一三至六)	八
燕志儒	
诗三首.....(四至五)	九
苏郎	
自然美论.....(三至二)	十
篮子	
「Hospital is my home」.....(二至一)	十一
闲话拾遗	
一 「半春」 岑明(三至一九)	十二
二 我偏好看空白 无抗(三至一四)	十三
三 勉我爱国同志 马尔德(三至一五)	十四
邹鲁之风 晓梦(三至一五)	十五
	读顺天时报 罗汝兰(三至一六)
	宣传与广告 山叔(三至一六)
	天安门 岑明(三至一七)
	和平门 岑明(三至一九)
	读孟子 陶然(三至一八)
	传单抄本 山叔(三至一九)
	拈阄 岑明(三至一三)
	读本拔萃 熊明(三至一四)
	灭赤救国 岑明(三至一五)
	拆墙 岑明(三至一六)
	「曳白」 岑明(三至一七)
	恋爱偈 岑明(三至一八)
	王与术士 岑明(三至一九)
	十八 命运 山叔(三至一八)
	十九 一个微小的提议 纹迴(三至一九)
撒种子说村话 如病(三至一九)	二十

二	旧诗呈政	山叔	(三七·一八)
二三	蔼理斯的诗	岂明	(三七·一九)
二三	巡礼行记	岂明	(三六·一〇)
二四	裸体游行考订	岂明	(三六·一三)
二五	诗一首	岂明	(三六·一五)
二六	诗两首	岂明	(三六·一六)
二七	香园	岂明	(三六·一七)
二八	改门名	仍生	(三六·一八)
二九	皮带与恋爱	经庵	(三六·一九)
三〇	偶感	岂明	(三六·二〇)
三一	日本人的好意	岂明	(三六·二一)
三二	愚见	岂明	(三六·二二)
三三	逆输入	山叔	(三六·二三)
三四	古诗	岂明	(三六·二四)
三五	「覲破补捋」	农人	(三六·二五)
三六	擦背与贞操	岂明	(三六·二六)
三七	不知道吴又陵	服媚	(三六·二七)
三八	新名词	岂明	(三六·二八)

三九	「嫁亦恒情」	少珊	(三七·一〇)
四十	偶感之二	岂明	(三七·一一)
四一	求雨	岂明	(三七·一二)
四二	诺贝尔奖金	山叔	(三七·一二)
四三	悖逆字样	岂明	(三七·一三)
四四	「幻梦」	山叔	(三七·一四)
四五	我们的国文教员	众芬	(三七·一五)
五一	打倒智识阶级与五民主		(三七·一六)
五二	义 画室		(三七·一七)
五三	种花椒	解民	(三七·一八)
五四	再求雨	山叔	(三七·一九)
五四	偶感之三	岂明	(三七·二〇)

五五 人力车与斩决 岑明 ……(四〇·一七)
通信

- 「以身试法」 石年 ……(三三·一七)
校对之难 衣萍 ……(三三·一九)
「新文化」上的广告 叶正亚 ……(三四·一五)
关于曼殊大师的卒年 学昭 ……(三四·二〇)
圣道会的消息 冰川 ……(三五·一八)
大家的小品 李荆石 江绍原
来函照登 华林 ……(三〇·一四)
……(三一·一九)

- 关于燕子山僧集 段庵旋 ……(三三·一八)
胡进士的传单 陈善 ……(三四·二三)
答芸深先生 岑明 ……(一五·一九)
三谈「莲花落」 周醉平 ……(一六·一九)
关于姑恶及其他的小鸟 连筱
痴 ……(一毛·一四)
谈皇仁书院 辰江 ……(一毛·一八)
帝制的追求 何薳人 ……(二六·一九)
关于焚剑记等 柳无忌 ……(四〇·一九)

一九二七年三月五日出版

駱駝草

祖正

莫泊桑的修養時代

Maupassant 在 Rouen 跟 yvette 地方過了他的學生生活。這裏說的修養時代是指 1870—1880 在他二十歲以後的十年間創作的準備時代。他也爲了衣食所驅，在海軍部當了個小小的差使。年俸說只有一千五百法郎。生性疎放的他極難拘守於衙門中的硬板生活，時常有厭棄之想。雖說是後年創作時代的作品都借重於這個時期的回憶。譬如「馬上」(On Horseback)「遺產」(The Legacy)等裏面的生動逼人的描寫可說是實生活的記錄 (a document of real life)。例如「馬上」是篇極短的佳作。內中敘述一個小吏有一天帶了妻子們在休假日出去郊外行樂。平素是節儉過活着。那年春天因爲有個上司給了他一個短期的兼差內職得到了一筆三百法郎的外快，於是這位主人公就大發豪興對他的夫人說道：

「喂，我愛，咱們應該想法兒用掉這筆錢罷。譬如說到回巴鄉下去，於小孩們的健康上也有益的。」

於是他們一家就雇了一輛馬車。而主人公是愛騎馬的。那裏不租一匹馬來騎騎，自己也出出風頭呢！這篇小說是描寫那位貧窮小官吏帶了妻兒們出去郊外閒耍的歸途，正在馬背上得意揚揚，忽爾馬在街上受了什麼虛驚，踏壞了一個街頭的老婦。於是被警察干涉，不得不把受傷的老婦送入醫院療養。而誰知這個老婦大一半是詐傷。也許不愛再去工作，要長在病院內受人供養了。主人公實在担负不起她的養傷費。而老婦人硬不肯出院。於是夫婦兩人無法，決定想把老婦人搬回家裏去供養，兩人正在抱怨商量已經到了篇終。寫述小吏生活的悲喜劇有一種橫溢於字裏行間的情趣。雖然關於莫泊桑小說幾乎無人不知道的那篇「頸珠」(The Necklace)的悲喜劇是與此有一脈之通的。我們讀到馬上開篇的有一段覺得可以抄出來作爲我在上面所說「實生活記錄」的證據：

【Hector de Gribelin 「篇中主人公」是在外省生長

的，藉着父祖的產業，請了一個老年寺院長作保護人。他家並不饒富，不過苦求了財神菩薩，保持了一家體面下來罷了。當他二十歲時候，進了海

記軍書部當了，年俸一千五百法郎。……在衙門內

最初的三年間是慘酷異常云。」

Maupassant 在衙門裏覺得無聊時候就瞎寫些詩作。在一八七三年起到八十年的七個年間是在 Flaubert 指導之下的修業期間。莫泊桑最初是想以詩作成名的。Flaubert 對於 Maupassant 的認識是他的詩才。把寫來的改削後，推薦到各種雜誌去的最初也是他的詩作。『對於令郎的詩的興趣不得不生鼓勵他，因為詩是種高尚的情熱。』這是寫給他母親信中的話。

Maupassant 從詩作而一躍入於小說作家是不是照他母親所說全然受了 Flaubert 的影響，這也許尚屬研究的問題。我們知道修業時期的莫泊桑也像大多數的文學青年一樣經了不少的煩悶與焦躁的，對於他眼前小吏生

活的平板與單調往往生出叫苦之聲。Flaubert 總以長輩的督責態度去給他指導。讓我們讀一下寫給他的一封信：

『親愛的朋友。你真使我着急呀。你的倦怠我也因之悲愁。為什麼呢，我以為你很可愉快一點消費你時間的。喂，朋友。年青的時候是應該工作的呀。你非再好生工作不行呢。因為你是懶怠，我那麼疑心呢。你太多划了船了。你太多運動了。一定是由朋友，在文明人裏面是無須乎醫師所主張那麼多的運動的。你是天生的詩人。作詩罷。其餘的事不去管它。……從晚上的五時到朝上的十時把你時間可以奉獻給於詩神的。……喂，朋友，奮發一次看。徒然的憂鬱是無謂的。做一個健全的人是非工作不可的。這也就是做健全人的方法了。在你的舅父比較要有自負心。比較有種堅毅呢。在你所缺少的是種原則。不明白這個，無論怎麼說都是枉然的。在藝術家只有個惟一的原則。這是這麼說。把

一切去做藝術的犧牲。藝術家不得不把生活當做手段看。如是而已……』

『把生活當做手段看』這也許是大多數精神墮落者所早已會得的人生觀。然而在有限的生涯中去找尋去追求 Shelley 或是 Wordsworth 等所謂「神聖的獻身」(A sacred dedication)或是「獻身的精神」了。(A dedicated spirit)那是多麼雄健而有生活的價值意義呢。Flaubert 把這個指示了給 Maupassant。吾們知道了 Maupassant 實在也遵守到底的。他不是爲了藝術直犧牲了自己的生命麼？何等的雄健。

從此以後 Maupassant 就收斂心神去做獻身於藝術的工作。第一步他聽了 Flaubert 的話後就去做觀察的工作，就是從現實界裏採取觀察所得的印象。從此對於生活的單調，外界的平板都不再對 Flaubert 訴苦了。因爲他已得了門路，已從絕望中得了拯救。元來 Maupassant 從小即受了母親 Loule 的薰陶，自從師事於 Flaubert 以後益發磨練於精確的觀察習得了一代大家獨創的手法。

在一千八百七十八年，莫泊桑又從海軍部出來而入教育部，有了較多的餘閒，當初也非常滿足。但是他終想把全部的時間用之於文字的工作不久也就生出怨憤。這也是未有自信力而未曾完全走入作家生活的人，或者已入作家生活而往往感到「Ars longa, vita brevis」的人常發的歎息罷。恩師的 Flaubert 又聽了他的愁訴也對他說道『我也想把沒有工作時間的苦悶對你懇訴呢。』而到一千八八八年公布他的『譜集』以及『Boule de Suif』以前 Maupassant 已把厭棄的衙門生活拋撇開了。

再想說說莫泊桑的觀察和描寫，恐怕太長下去了。在他出世作的『Boule de Suif』內更能得到他習作時代描寫的忠實處。吾不知道已否譯成中文。在 Modern Library 的『Mademoiselle Fifi』裏可以從英語中讀到。他的『詩集』聞已有了海音書局發行的張秀中先生的譯本。
參“Biographical Note” by E. Gosse. 見永井荷風後藤木鶴共著

少女日記的原序和小記

衣萍

這個屬於中上階級的少女所寫的日記，有一篇最好

的序言，就是心理學大家弗羅特(Sigmund Freud)一九一五年四月十九日所寫的一封信。在這信裏，那著名的維也納心理學大家保證這作品的不朽的價值，他說：

『這日記是一個寶物。我相信，從古以來，沒有一種作品像這日記這麼使我們能夠透切地看出一個屬於文明社會當春情發動期的少女的心靈。這日記，可以使我們明瞭感情——從幼年的唯我主義達到母性成熟期——的遞變；可以使我們知道父母和家族的初期的感情怎樣的顯現，怎樣漸漸地變為更莊重更親密；可以使我們知道友誼怎樣形成，怎樣毀壞。我們可以從這日記裏觀察愛情的萌芽，以及其傾向的第一個目的。最要緊的，是使我們知道性生活的神祕怎樣開始含糊地促起少女們的注意，怎樣盤據着少女們正在發展的智慧的全部；於是使少女們在秘密的知識的重壓之下掙扎；但她們漸漸地能夠肩任這個重擔。關於上面這些事，這日記裏面寫得十分的美麗，十分的莊重，十分的質實，不能不使教育家

和心理學者們發生至高的興趣。』

『請你快快將這日記付印，這是你的重大的義務。我相信，凡是愛讀我的著作的學者們，都要竭誠地感謝你。』

付印的時候，編輯者對於原稿絲毫不會遺漏，不會增加，也不會刪節。有幾點是尊重原作者和作品中所提及的人物的意見，不得不略加改易。所以姓氏，數名，和地名都有所改易。經過這種改易，原作者纔允許我們將這日記自由地呈獻於敬愛的讀者之前。

凡有文法上的小錯誤和詞語欠雅潔的地方，都未加修改。拿這些地方和全文比照起來，不能說這少女沒有支配言詞的能力。這都是無意識作用所引起的官能的謬誤，應該看作真情流露的痕跡。

編輯者，一九一九年八月維也納。

(二) 小記

在少女日記譯好以後，我本想寫一篇長序，把我自己對於這書的意見大略說說。不幸那篇序剛寫成三分之

一，我自己却病倒了。起初是胃病，接着是時症，再接着是目疾，直到現在還昏昏沉沉地躺在家裡休息。那篇長序是一時沒法寫成了，而少女日記上卷又已排好，老板爲了生意關係，急於催着出版，所以只好把心中想寫的長序留着，作爲後記，刊在下卷之末，現在且讓少女日記上卷先與中國讀者見面了罷。

我們翻譯這本少女日記的歷史也不妨說說。大約是去年秋天，我偶然在語絲第八十期上看見豈明先生提起這本書，以後便去向豈明先生借來看。因爲自己感着這本書十分有味，又想到這書譯出或者可使中國的道學家教育家和正直的紳士們長些見識罷，於是便起了一個翻譯這書的念頭。但自己因爲多病事煩，這書頁數頗多，而且極不易譯，所以終不敢動筆。後來得着老友鐵民的合作，又承豈明先生懇切的指教，所以纔敢着手進行。鐵民翻譯這書的勤苦是值得介紹的，這書第一次的草稿差不多全是鐵民寫定的。他寫定草稿花去三們月的時間，後來我逐句校對改削又經三個月的時間，以兩個人六個

多月的時間，纔將這本日記譯完。因爲原書所有「文法上的錯誤」在中文譯本裏沒法保存，又不敢多所刪改，致失少女筆下的風味，所以時常爲了一個小句我和鐵民爭執半天。我們不敢說我們的譯本怎樣完美。譯這書實在比譯一切書更多一層困難，因爲「這少女沒有支配言詞的能力」，我們要從她的「謬誤」的句子裏面猜出她的意思來，在我們這些能力薄弱的人，實在是夠苦的了，我們已經用了我們全副的精力，對於譯這本書，這是我們敢於自信的。

爲了篇幅過多的關係，我們把這書分成上下兩卷，以第一年及第二年爲上卷，以第三年及末半年爲下卷。這在讀者沒有什麼不便的。而且我敢大胆的說：讀過這書的上卷的人，沒有不急於要讀下卷的，因爲這書濃厚的興味會征服讀者的心靈，雖然那下卷的結局也許會引起無數讀者的意外的悲哀和眼淚。

我們很感謝周豈明先生的指教，吳沅業君的帮助，以及晴天女士對於刊印這書時的勤懃的校對。我們盼望

忠實的讀者的指教。

衣萍，病中。

中一望浩白。公痛懊曰：「老子命蹇，枯着黑棋。」
何無城

迂仙別紀八則

東抄西襲之十一

劉復

前些時豈明向我說，很想翻印一部笑話書。我想：
這又是他挨罵的機會到了。其實是很風趣的笑話，
我也非常喜愛；要說到笑話在文學上的價值是怎
樣，當然是另一問題。我現在就從『一夕話』中抄出
一篇『迂仙別紀八則』（用乾隆三十五年刻的『增
訂』本原編者是咄咄夫，增訂者是嗤嗤子），也算

同豈老賽跑一場，看誰做了挨罵的先驅者！

正欲爾爾

迂公出，遭酒人於道，見殿，但以手聽之，終不發言。
或問何意。曰：「倘斃我，彼自抵尙，吾正欲其爾爾。」

老子命蹇

迂公與衛隱君奕。衛著白子。公大敗，積死子如山。枰

頗亦有年

里中有富家行聘，公夫婦並觀之，相謂曰：「吾與爾試
度其幣金幾何。」婦曰：「可二百金。」公曰：「有五
百。」婦謂必無，公謂必有；爭持至久，遂相責駁。婦
曰：「吾不爾爾，竟作三百金何如？」公猶詬諱不已。鄰
人共來勸解。公曰：「尚有二百金未明白，可是細事！」
鄉居有偷兒夜瞰公室。公適歸，遇之。偷兒大恐，棄其所
衣羊裘而遁，公拾得之，大喜。自是羊裘在念；入城，
雖內夜，必歸至家；門庭晏然，必盛餚曰：「何無城！」
狗病目